

已編索引

# 今日評論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時評

平沼內閣的辭職(迅)

軍委會設立公路交通指揮部(農)

歐局的混沌(中)

德蘇新條約及世界新局面

蘇德訂約與遠東

英美與遠東

濱湖的城市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錢端升

王迅中

王慧愚

林蒲

國民二十八年九月三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 時評

## 平沼內閣的辭職

據中央通訊社廿八日電，平沼內閣已倒，新聞尚未產生，繼任首相以前台灣軍司令阿部信行

呼聲為最高。平沼辭職原因 根據他發表的談話，係因「內閣前所擬定應付歐洲局勢之政策，因複雜奇突之局勢，不得已而放棄」。換言之，就是因為想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而反被德國所刷。其實平沼並非力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者，他雖主張加強三國軸心，但反對完全遵照德意之意見而無條件地參加，過去所以遲遲未加入者，即以此故。近來因為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的一再壓迫，加入少壯軍人趨濃厚，但仍仍以蘇俄為主要對象。所以他並不須負重大的責任。我認爲平沼辭職的原因還在應付今後內政外交上的困難。先就內政言，平沼自登台後，以內外情勢的嚴重，既不敢盲從少壯軍人，恣意胡幹，又無魄力勇氣收束事變，只有拾近衛之唾餘，空喊「東亞新秩序」，實際毫無成就。所以無論是渴望戰事結束的國民或主聲幹到底的法西斯份子都對他不滿。我在以前會歷爲文指出平沼內閣之不能久於其位，現在正好逃之夭夭，將難題交卸給繼任者。次就外交言，平沼雖非力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者，但其政策亦主強化三國軸心，最近以少壯軍人之壓迫，加入傾向日趨濃厚，現既被刷於德，按常理推測，只有轉而與英美接近。鑒於近日對英壓迫之緩和，駐美大使彌內之訪問美國務卿，不難窺知其陰謀。既欲親英美，則力主加入德意同盟之板垣必不能仍據陸軍實至，故前昨有平沼內閣改組之傳說。但板垣係執行軍部之要求，平沼何敢單獨請板垣辭職，得罪軍部，結果只有辭職之一法。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值得我們注意，即最近敵國對華戰事無法結束，內外情勢日趨嚴重，軍部聲望跌落，穩健派已漸趨抬頭，少壯軍人又以被刷於德而平敵軍打擊，則此後穩健之力量必更增加。惟鑒於少壯軍人之壓迫，是否甘於屈服？殊爲疑問。此後兩派之暗鬥必更激烈，當局者之

處理內政外交必愈感困難，決非平沼內閣所能應付。其爲亦爲平沼知難而退之一因。

關於繼任人選，報載以阿部信行之呼聲爲最高。阿部內閣能否成立，雖尙待證實，但至少可從元老重臣，推薦阿部之用意中窺知日本政局此後之動向。阿部係宇垣派，平時雖無政治關係，但以追隨宇垣故頗爲少壯軍人所不滿，故在軍部中碌碌無聞。元老重臣的推他出而組閣，一方面是因他係穩健份子，不至和少壯派同流合污，一方面又因爲他是陸軍大將，對於軍部至少易於談話一些。

至於閣員人選，報稱將全部更換。重光葵有任外相呼聲，如此說屬實，則此後日本外交動向，益足證明將傾向英美。因重光在外務省中尙有歐美派之稱，今春敵國舉行歐洲使節會議，討論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時，氏以駐英大使力持反對，他若上台無疑地將增進日英關係，陸相據傳將由關東軍參謀長磯谷担任，彼與土肥原及板垣同爲士官十六期生三中國通，對華向主激進，亦爲少壯軍人所崇敬，故以板垣換磯谷，實換湯不換藥，並未表示對政府屈服。海軍大臣有由吉田繼任說。吉田任聯合艦隊司令，屬艦隊派，亦反對軍縮對華主強硬者，惟海相地位較次于陸相，對於內政外交上之決定力量較小。

簡言之，日本此後政局動向大概趨向於穩健，惟因新聞人物尙未決定，故關於今後之動向，不便作詳細推測，容待完全確定後再行論述。(迅)

## 軍委會設立公路交通指揮部

軍事委員會近爲維持公路交通的安全和增進抗戰運輸的效率，特在各公路線設立交通指揮部。根據報紙記載，這個指揮部具有下列幾種職權：(一)負責沿線警備；(二)糾察軍行速度；(三)救護沿途損壞車

輛；(四)取締不堪行駛的車輛；(五)檢查路面橋樑涵洞；(六)檢查汽車所載人員物品；(七)取締無票乘車；(八)維護營業汽車；(九)指導養路及供車輛停放，司機膳宿。

抗戰期中，公路運輸不特是後方省際交通的唯一支柱，即在我國國際交通上亦已占重要的地位。目前貫穿西南和西北的公路幹線均屬國營，直隸交通部管轄。但公路運輸事宜係由交通部西南及西北公路管理局，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和民營及省營運輸公司分別負責，故管理上頗不易收統籌劃一之效。這次軍事委員會設立公路交通指揮部，可以說是我國公路管理走向合理化，統一化的一大進步。這於軍運和民運兩方都是很有益的。

公路交通指揮部的職權頗為龐大。這一點我們看了上面所列舉的各項，即已明瞭。但還有三事，我們希望該指揮部亦能予以注意。第一，各路公私車輛往來者頗多，這實是戰時交通的一大浪費。此後似應舉辦車輛行駛登記，以便統一分配運輸貨物。第二，目前各路車輛，零件損壞者頗多。為維持運輸效力計，各大車站似有設立規模稍大的修車廠之必要。第三，行駛國際公路的公私車輛常有私帶鈔票和貨物的不法行爲。該指揮部似應加強緝私機構，以杜資金繼續外流(農)。

### 歐局的混沌

近數日來德國大軍包圍波蘭，雙方劍拔弩張，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英法亦積極動員，作援波之準備。德蘇簽約後兩日，英國亦與波蘭簽訂互助協定，表示援波決心。英國會已於二十四日通過國防緊急法，授權政府採取必要處置，應付危局，內閣計劃局部改組，擬選各派領袖邱吉爾，阿特里及辛克萊等入閣，並積極徵求殖民地意見。法國則已批准軍事準備令，召集後備兵入伍，並將推行物力總動員。局勢之緊張宛如一九一四年歐戰之前夕，戰神已露髮翅等特光臨了。

但據今日(二十八)報載，和平空氣又日趨濃厚。希特勒接見英法大使，言德國無意與英法發生糾紛，若英法放棄援波，則德國將促進德英法三國間之友誼云。希特勒已向英國提出對波蘭要求，由英使漢德森携返英倫。衆信閣員均主張和平，惟條件則非毫無限度。又據中央社羅馬二十六日哈瓦斯電，此間各外國觀察家頃宣稱，墨索里尼會向希特勒提議召集四強會議，請在討論但澤問題寬政和平解決方案前，勿以軍事行動加諸波蘭，據聞此語已爲希特勒所接受，墨索里尼之意見，並擬首先舉行四強會議，然後擴大範圍，聽任他國參加，討論歐洲其他各項問題云。聞波蘭亦已同意召開國際會議，解決德波糾紛。然則和平又露曙光，戰事尙不致立即發生，這種一緊一鬆的局面弄得我們真糊塗了。

依我得看法，希特勒仍想沿用威脅敲詐的一貫策略，施慕尼黑會議之故智，壓迫英法讓步，以遂其不戰而取的陰謀。但併捷之前車可鑒，波蘭是否願意任聽宰割，英法是否再上圈套，實爲一大疑問。鑒於英法最近所示態度，似乎在不完全重蹈慕尼黑會議覆轍的條件下，可以使波蘭稍讓步而和平解決，問題就在希特勒索價太高。據稱希氏向英所提對波要求中，內有一項係要求恢復大戰前德波國界，此無異欲使波蘭割讓三分之一國土。所以歐局的寒熱病大概還得繼續一些日子，不至急轉直下。希特勒儘可再耀武揚威，鬧到最後關頭時還有墨索里尼出來轉圓。英法儘管積極動員，作援波的種種準備，但長戰的心理始終存在，非至迫不得已時，決不願與德啓戰，希特勒也看清這一點，毫無顧慮地橫施壓迫，結果恐怕又將在波蘭吃虧下，歐局復歸平靜，但是德意強盜國的野心頗大，決沒有滿足的時候，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歐局決不會得到一個比較長久的和平局面，張伯倫願意讓到底嗎？

(中)

## 蘇德新條約及世界新局面

錢端升

自上月二十二日柏林傳出德蘇新條約後，舉世震動。我們前既不能預料德蘇有此一著，現又焉能推測今後局勢的演變？然而我們如放棄一切理想，讓我們的觀察專從現實方面出發，當可糾正不少過去的錯誤。

我們應記得五月二十一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席上曾發表演說，批評英法關於締結三國互助協定的提案，聲稱蘇意關係已經改善，表示蘇不拒絕與德改善經濟關係，並力言蘇聯決不代他人火中取栗。四日後德國國社黨某機關報也增加以響應。在一篇社論中。這個機關報再三說明德國並無仇蘇之意，德意同盟也無對蘇的意義，且謂歷史成例均證明德國東向的界限向以東歐為限，而不及蘇聯疆界。該報更表示德意願與蘇聯成立經濟關係。

兩國權威方面能有這樣的表示，我們本早應提防兩國將重新接近。而現在經濟上及商業上，兩國又是相助而不是相衝突的國家？徒因我們把理想的力量看得太大；把蘇聯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六年的修正憲法運動看做蘇聯領袖向民主的表示；把蘇聯朝野近年之嚴斥侵略看做蘇聯有痛惡強盜國家的意志；我們遂忘了帝俄與帝德在威廉二世以前的睦誼及一九二二年拉普洛條約的突厄（是年熱那亞有經濟會議，蘇聯亦有代表出席，正會議間，蘇聯外長齊爾林突與德國外長拉德諾在拉普洛成立通商友好條約，協約各國愕然不知所措）；遂忽略了。蘇聯近年不打仗（無論是擁護正義的或是違反正義的仗）政策之必不變，與蘇聯選擇仇友時之善變（一九二二親德，一九二四及一九二五謀與英法西歐各國接近，洛加諾條約後拉攏東歐中歐小國，一九二八至三一親德，一九三一起又逐漸與西歐各大國接近，李維諾夫辭外長後又變）；遂以為英法蘇的談判，無論如何滑稽，最後必有結果，而反使略集團最後也必可成功。然而我們畢竟犯了太不諱現實太不注意冷靜的事實的毛病；我

們二三月來的預測（預測德蘇不致携手）畢竟錯了。

既往不諱，來者可追。對於世界局勢今後的發展我們應認準兩大要點，這就是：蘇聯如不受攻擊，決不與任何國家打仗，希特勒是投機專家，他決不掀起絕無勝利把握的戰爭。

我們如能牢記以上兩基點，對於今後世界大局的演變便可作若干種的推斷。

### 第一是波蘭的問題。

德國既不必懼蘇聯之助波抗德，則對波儘可採取決然的態度，將喧嚷已久的但澤及走廊掠為己有。在蘇聯已經表示決不助波之後，依常理波不能不向德國表示讓步，表示妥協。但對德讓步，危險最大，殷鑒不遠，即在去年九月。在去年九月底，捷克讓步了，捷克自以為從此讓步之後，仍可保持獨立，然而不旋踵捷克即亡了。如今日波蘭任德掠去但澤及走廊，數月而後，波蘭又如何能必德國之不侵波森及捷奧（舊屬德，戰後屬捷克，去年十月波讓自捷克）等舊屬帝德之地？再數月而後又如何能必德國之不以整個波蘭為保護地？

波蘭如果效法我而應戰，則英法又將如何呢？英法不助波，波必滅亡；波亡而後，德力更強，而對於法之威脅亦大。此當非英法之所能坐視。反之，英法如決定助波，則英法波三國的武力或可戰勝德意。如意不助德，則勝利的可能更大。兩者相權取其輕，故英法日來正預備為波而作戰。英國會已於二十四日通過緊急權力法，法內閣亦正進行各種戰時措施。兩國的動員亦成為公開的秘密。英法的備戰含有兩種作用。一是正常的調釋舉動，一是向希特勒示威。英法明知英法波三國的實力當可戰勝德國，英法亦知希特勒向不冒無謂之險。如英法有作戰的準備，則希特勒當然不敢侵入波蘭，而

大即反可倖免。二十三日英政府所以令駐德大使漢德森携張伯倫親函由希特勒，告以英法助波的决心並不因德蘇條約而有變者，其意蓋亦在使希特勒知英法助波的堅決。

據今(二十八)日報載，希特勒已向英法提出對波要求，由英使德德森携返英倫。英國閣員均主和平解決，惟和平之條件則非毫無限度，將由漢德森回柏林傳達交涉云。又傳希特勒會向英法使表示，力言德國無意與英法發生糾紛，若英法放棄援波，則德國將促進德英法三國間友誼云。可知希特勒仍想沿舊併捷故智，用恐嚇手段，威脅英法讓步，以遂其侵波之陰謀，暫時對波蘭或尚不致大規模地開始軍事行動。他對羅斯福總統二十四日的電文不致不理，也不會直截答應。報傳波蘭已同意召開國際會議，益證歐戰尚不致立即爆發。

意大利對於德蘇條約的態度比較曖昧，除報紙有若干許的論調外，莫索里尼至今仍守緘默。如莫索里尼在二十二日以前即知德蘇又將携手，則德蘇間關於今後的侵略方針當先胸有成竹。此項侵略除以英法及其殖民地為目標外，似乎很少其他可能。如果莫索里尼於二十二日前並不知情，則是德已將意置之度外。若然，不特反共協定已因德蘇條約而廢棄，即德意同盟亦將隨一九一四前三國同盟的覆轍，而有被英法破壞的可能。但鑒於今日報載，各外國觀察家宜稱，墨索里尼會向希特勒提議召集四強會議，討論但澤問題。

## 英美與遠東

遠東局勢演到今天，無疑的英美態度最為重要。我國人士對於這兩國，自始就有頗大的期待。就事實言，這種期待是很自然的。英美是世界上的兩大強國，也是決定國際趨向的國家，倘使決心聯合，一致制日，侵略主義終久要失勢。

英美兩國之未能切實合作，是近些年來遠東紛擾的一大主因。欲安定遠

據聞此議已為希特勒所接受。墨氏之意見擬首先舉行四強會議，然後擴大範圍，聽任他國參加，討論歐洲其他各項問題。然則當以前設為可信。然德意如向英法直接有所要求，英法是否允許，實為一大疑問。

羅斯福二十四日致德波兩國元首之電可視為美國對於歐洲和平進一步的努力。羅斯福的電文雖採中立的口吻，但對於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法表示反對。此種表示不啻是對希特勒的警告，同時也可視為對英法的聲援。美國國會現在休會期中，國會對總統此種行動作何感想，不易測知。但政府則似乎尚不甘閉戶自守，不問外事。這種態度也可使希特勒不敢輕於掀起戰事。

由上以觀，無論由於英法備戰的認真，或是由於莫索里尼的緘默，或基於羅斯福的和平運動，歐戰的危機似乎並未因德蘇條約而增加，或且因德蘇有條約防德更趨嚴而減小。

至就東亞而言，則根據德蘇條約第四條（即締約國不能參加不利於對方的集團），反共協定已不啻宣告死刑，而日本與德意已失去了任何的結合關係。日本如仍對蘇聯有異圖，亦只能單獨為之，而不能希望德國相助。此後日本的外交必將向英法尋求妥協，這一層我們倒不可不防。依我的看法，我們抗日愈堅決，則英法愈可不怕日本，當不致入日本的圈套。

總上以觀，德蘇條約雖若奇蹟，而其對於世界大勢的實際影響轉不甚大。德蘇條約只是暴露了德蘇當局之知有現實而不知有好惡罷了。

王翰愚

東，它們的合作，或許要居其他條件之先，論者常以為它們的利益雖相彷彿，但其利益的重心，却不同在一地，又不同集一點，一方利益最感威脅之處，是他方認為次要利益之所在。就利益的重心言，英國最關心的是歐洲，而美國所注目的是太平洋，兩個地域，相隔遙遠，似不相關，所以英美切實合作，自有其困難。九一八事件，給英美態度以一大試驗，使我們親破英國於

主要利益所在地以外，根本不熱心於和平之維持，結果只讓美國單獨付暴日。史汀生政策失敗後，美國疑惑英國，不願再受其利用，到了這次戰事發動以後，彼此行動因之又未能一致。遠東形勢的惡化，確實坐因於此。

現今國際環境的遷變，即使這種說法失去其真確性了。英美兩國雖然各有不同的主要利益，但各欲保障其主要利益，絕不能集中注意力於世界之一隅。在牽一髮動全身的世界，遠東與歐洲，幾乎打成一片；雙方任何變動，實有互為表裏之趨勢。事實上，英美二國為維持切身利益計，縱在彼此認為次要利益區域以內，也應該力謀有效的合作，不然，連主要利益區域的安全，終久恐喪失其保障了。

在遠東，危害安全的禍首，顯然是日本，其國策是喪棄歐局机障不弄之時，一方企圖消滅中國生存，一方極力排斥列強勢力，然後建立自己霸權，而與英美一決雌雄。在此情形下，英美兩國，如能切實合作，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反之，如果各依孤立以圖自全，忍使遠東永淪於擾亂狀態，結果欲在其他區域以內，維持自身利益和安全，恐怕也是不可能。

我們以為英美人士對遠東的現勢，還不十分透澈認識，這未始非兩國合作的最大障礙。現在願將遠東問題的真相，簡括陳述一番，以促英美政府猛省。

試先言英國。英國近幾年來，欲解決英日間的矛盾，非從對抗日本着手，却往往利用英日調協，以圖有利於己。英國政治家，老謀深算，論事認真，但是對日本向來害着妥協病。歐戰以前，英國結交了日本，自從一九〇二年起，曾有過二十年的同盟關係。直至華府會議，兩國始以「四國公約」替代舊有的同盟；不過，此後日本人士每遇外交苦悶之時，總要懷憶英日同盟的復活，而在英國方面，尤其是保守黨人物，對日也是依戀不捨，想仗其維持遠東的均勢。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推翻了當日的「現狀」，太平洋的局勢大為改觀。不過，英政府中人仍深信日本不至侵犯本國在華利益，而不願與美國合作制

日。雖然，在巴黎，在日內瓦發表了宣言，譴責日本侵略，但言不顧行，敷衍因循，徒使侵略者氣益高增。英國對日政策一誤再誤以後，在東方的領地安全，無時不感到威脅，在華的商務利益，亦無時不有被摧殘的可能。一三四年，在英日關係的轉變中，李滋羅斯爵士之東來，其最初的用意，本在取得對日妥協；到了兩度談判失敗之後，英當局對於遠東問題，纔有進一步的認識：始知日本軍閥，在獨霸東亞政策之下，咄咄逼人，得寸進尺，其請求是有止境的。但它們對於這個認識，猶嫌其不十分澈底。此次中日戰事開展以來，英國雖明知與日妥協是失計，然仍不肯決然與之絕緣。老是圖謀苟安於容忍退讓之中。這種態度於最近東京談判中，表顯得最清楚。

英國的傳統外交，自來帶有妥協性，對遠東尤其如此。日本早已親破了這點，所以每次對英壓迫敲詐，都不至於落空。英國一向提拔日本，扶助日本，那知今日的日本，已非自己的助手，却成自己的敵人，養蠶貽患，殷鑒不遠。過去英日同盟關係，本以共抗俄為基礎，因為助日以制俄，是大戰前英國遠東外交的一大目標。到如今，推翻遠東均勢者，不是蘇聯，而是日本。國際間的散聚離合，無非受利害觀念所支配，而英人以勢遷境易，對日的傳統友誼，簡直不容企圖恢復了。

再談到美國的遠東外交。美國對歐洲的態度，向來是消極的，但是對遠東始終是比較積極的。在遠東，現在仍是美國領導，英國跟隨，法蘇又尾其後。美國倘毅然以九國公約保護自居，倡導制日，和平陣線一定形成，遠東大勢一定要變。

平心而言，中日戰爭發生之初，美政府所取的態步，却未滿人意。史汀生時代的教訓終未忘懷；等待延宕，誤為上策。當時美政府除拒絕實施中立法，保護在華美僑，及一再呼籲和平外，並未見改取更積極的更具體的手段，阻止日本對華的侵略。美國態度的顯著轉變，要算在在華屢被侵害權益之後。在戰事的進展中，美國砲艦被炸沉了，美僑財產生命被摧殘了，商業被排擠了，投資被剝奪了。直到去年十月間，美政府却不能再忍，始向日提出

嚴重抗議，申護「門戶開放」原則。這項交涉，雖其用意大致在保障自己商務利益，但對於我國却發生很好的影響。

有人或者以為美國遠東外交，到了羅斯福登台之後，遠不及胡佛時期之積極了。其實，自史汀生政策失敗後，羅總統對日本的要求，並未作任何讓步；對日本的遠約，亦不放鬆其攻擊。不過近些年來，孤立主義的極度發展，爲羅斯福外交的最大阻力。歷來美國外交，都以避免捲入戰爭漩渦爲前提，然其莫大的矛盾，也就是在歷史上僅有三次對外戰爭，其中兩次即因堅持中立而發動的。一九一七年美國的參戰便是最新近的例證。歐戰以後，消極中立的觀念，更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尤其在最近幾年，一般美人鑒於歐洲危機四伏，相率皈依孤立主義，想以置身事外爲清。現行中立法，雖經過幾度修正，仍不脫孤立主義的窠臼。在遠東戰事中，該法顯然是不宜適用。羅總統始終拒絕實施，固然是於我有利的措置。不過從法理上講，現行的中立法，本與九國公約精神相背馳，除非美國也當然拋棄了九國公約，對於中日戰事始可冒昧實施。

美國在遠東處着領袖的地位，現在以國內孤立派之牽制，在外交上不能有所建樹。英明果斷的羅總統，數載主持外交，亦以缺乏便宜行事之權，常處於苦悶的境况之中；而侵略者知其無能，對美亦無所戒心。七七以來，美國在遠東所遭遇的危機，要比九一八時代嚴重得多。時至今日，爲了日本侵略野心之日益顯著，爲了我國戰抗信念之與時增強，美政府祇有改取積極的步驟，以具體辦法制裁日本。縱使自己還要企圖孤立，置身局外，事實上恐怕也做不到了。此時強求孤立，非至被迫拋棄在遠東的一切權益，將中美間傳統的友誼完全犧牲不可。

美國對日廢止商約以來，在遠東似已決心制日，但孤立派在國內還保有

相當的勢力，他們對現行中立法的修正，仍堅持消極中立的主張。我們誠懇希望他們放棄原立場，從速修正中立法，勿使任期將滿的羅總統，在外交上無從建樹功勳。日本在華的侵略，此時要速加制止。武力的干涉，在現勢下，當然是談不到的，明眼人亦不企望及此。我們不要因爲美國不以武力阻止侵略，就以它要退出遠東，缺乏制日的決心。須知制日未必必要援用武力，此時由廢止商約而開始經濟報復，必予侵略者以更大打擊。廢止商約應認爲經濟報復的開端，而不應認爲制裁日本的終點。

英國對日讓讓，美國廢止商約以後，國人對英國發生無限猜疑，而對美國的信心，却大大加強了。殊不知前者處境較優，在外交上進退自如，原則既經確定，方法儘可變更；至如後者，則在全世界上利益太複雜，顧慮也太多，其傳統的外交，天然的帶有妥協性。目前我們雖對美國的同情極表感激，雖對英國的苦衷深爲諒解，然這場誠希望兩領袖國，先確實認識遠東之現勢，合作制日。在昔日遠東維持均勢者，是圖強復興的日本；在今日遠東，推翻均勢者，是爭霸權的日本，我們現與日本作殊死戰，也就是替英美各國消滅暴敵之一戰。以落後之軍備，能與日本相周旋，不屈不撓，在世界上是奇蹟。以立國原理論，我們與民主國家完全一致，而英美兩國又是民主國家中的領袖，所以制日援華，實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兩國素來一面要抑遏擴張主義，一面又要避免捲入戰爭，除非迫不得已，始終不肯有何積極行動。戰爭是兇事，而民主國家之力求避免戰爭，其苦衷我們也很諒解；但對於我們反侵略之戰，却不得不傾力援助；要知遠東真正和平，祇有獨立自主的中國能保障，能維持。惟願英美政府從速定計劃，下決心，切莫輕易放過機會，以致誤己誤人。



## 蘇德訂約與遠東

王汎中

當我們正注視着日本是否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及英法俄反侵略談判日趨進展的時候，蘇德兩國突於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及柏林同時發表德蘇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二十三日德外長里賓特羅甫乘飛機赴莫斯科晤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翌日在史達林之前簽字。這個奇突的轉變不但使國際問題觀察家們驚愕莫名，就是各國外交當局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國際關係本來無所謂道義，完全以利害為依歸，條約的神聖和拘束力早已被現實主義的外交所破壞，尤其是只講手段不顧信義的法西斯強盜國家。不過蘇俄和德國是兩個極端的國家，蘇俄年來一貫地主張集體安全，反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而德國則係法西斯強盜中最凶惡的一個，侵略也最急進，自希特勒登台後，兩國即成勢不兩立的狀態，互相攻擊謾罵，無所不用其極，現在突然改弦易轍，訂起互不侵犯條約，尤其是當侵略集團和反侵略集團正在互相聯絡籌謀對抗的時候，怎能不使全世界震驚？這種詭波譎雲，的確不是常理所能推測，決非理智所可預料的。無怪乎老奸巨滑的張伯倫驚惶莫名，而模稜取巧的日本更憤懣不能自禁！

這樣一個重大的變化，在國際上將發生怎樣的影響？最近德波兩軍的劍拔弩張，英法等國亦岌岌於援波之動員，山雨欲來風滿樓，歐局緊張達於極點，這些事實就已替我們作了一個答復。在這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時代，遠東方面將發生怎樣的影響，也是我們所須知道的。

自蘇德妥協 消息傳出來，各報紛紛加以評論，大都認為與我國有利，理由是：（一）蘇聯現已解除其西顧之憂，而能以全力對付遠東。（二）日本之國際地位愈陷於孤立，目前英美蘇三國既取反日態度，即德國亦因與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不能助日而抗蘇。（三）反共協定刻已變成廢紙，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為不可能之事，政治地位將益見削弱，政變式將早日發生。

這些觀察大體我都贊同，不過事情恐未必如此簡單，爰就己見，再加以申論。

先就日本言：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們正在興高彩烈地壓迫平沼內閣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大規模地煽動反英運動，一以威脅英國，一以買好德意，想不到德國竟刷了日本，突然和日本的死敵——俄國妥協，這是多麼殺風景的事，多麼淒慘的一個悲劇！此後少壯軍人將何以取信於人民？教人民模仿盟兄德國榜樣從戰，原來是這樣的結果。總健派們最近因時局的嚴重及人民的渴望結束戰爭，勢力已漸抬頭，右傾份子既遭嚴重打擊，此後在內政方面，穩健派說話的力量將更趨加強。不過穩健派力量是否能繼續擴展下去，還須看以後日本的內外情勢才能決定。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等暫時也許因自漸而稍斂跡，不過是否甘心屈服？這是一大疑問。他們也許認為日本若很早決定無條件地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德國當不至於這樣要弄日本，所以這次的被刷，穩健派及平沼內閣要負重大的責任。兩派的暗鬥，此後必將更趨激烈，外交方面，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等自始即主張加緊法西斯集團的聯繫不惜公然與英美法等民主國為敵，總健派則認為打破外交的孤立計，雖亦不反對加強三國軸心，但認清英美等國是解決遠東問題的關鍵，不願過於得罪，失去外交妥協的餘地，所以只想利用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向英國敲詐要挾，事實上許審利害，又不願無條件地加入，最近因為英日談判的停頓，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等一再壓迫，加入的傾向雖日趨濃厚，但仍主以蘇俄為主要對象。現在德國突然刷了日本，而和蘇俄妥協訂約，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即使可以歸罪於平沼內閣的不及早加入，但無論如何，決沒有遺憾再提出這問題，所以寺內及大角兩將已奉命中止赴德，駐俄德使館歡宴里賓特羅甫時，日使東鄉拒絕出席，國內各報紛紛加以抨擊，斥責德國失信。據中央社香港



廿五日東京電：「關於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事，報界頗有評論，讀新聞稱，德國不願反共協定之存在，事先亦未與日本相磋商，味與蘇聯締約，其際信義之罪名，蓋屬無可逃避，現反共協定已毫無意義云。前主參加德義軍破壞國事同盟之國民新聞稱，德蘇締約之結果，使反共協定變成廢紙，反共協定係德義日三國簽訂，用意在使國反對蘇聯者，故與目前德蘇締約內容相抵觸，我國今後之政策自將步德國後塵，故德蘇兩國已不復為日本之同盟國家矣。日日新聞亦稱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不啻為反共協定之喪鐘一云。按常理推測，日既被擯於德，軸心關係已瓦解，即使邦交不重破裂，短期內似無恢復舊好可能。日當局既已聲明不變反共初衷，則與德意聯合壓迫英法之可能性亦極小。唯一出路恐只有重向英國接近，穩健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同與英美決裂，現在或者要夢想利用英俄之裂痕，恢復昔日的英日聯合制俄的遠東局面。鑒於近日日軍在華反英運動之開始緩和，駐美日使堀內之訪問美國務卿赫爾，日本外交之動向，不難推知其梗概。

其次就俄國的遠東政策言：俄自一九二八年史達林決定「一國社會主義建設」政策後，埋首於國內建設，極力緩和對外關係，因此李維諾夫倡集體安全制，與英美法接近，反對侵略主義的法西斯強盜。但因英美等國與蘇俄在政治經濟思想上的遠隔，始終無誠意和蘇俄合作，尤其是保守黨當權的英國，初則在西班牙事件中棄俄而向德意妥協，繼則以捷克問題又對德讓步，慕尼黑會議時會更公開擯除蘇聯而滿足德之要求。張伯倫更逼法國取消法俄互助條約，鼓勵德國東向，與俄引起衝突。張伯倫的這種自私自賣友政策當然為俄國所痛恨，所以在慕尼黑會議後，李維諾夫即有去職的消息。最近英法俄反侵略談判的遲遲不能進展更暴露了英法沒有坦白合作的誠意和決心。於是主張退出資本國家糾紛的孤立運動論大為抬頭，本年五月三日李維諾夫被迫去職，代以素主親德的莫洛托夫。希特勒正想破壞英法俄三國的反侵略談判，以謀遂現其侵略之宿願。而向秘密中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終於本月二十三日簽訂公佈。蘇俄的這種違背國際信義的處置當然不足取法，不過張伯倫自私自賣不能辭其咎，英國既能背信向侵略，妥協讓步，蘇俄為何不能效法？英國既可慫恿德國東向，蘇俄又為何不可慫恿德國與英法為難？

所以這次受影響最大的除了波蘭，便推英國。咎由自取，自食其報！蘇德協定不但使歐洲方面現實主義的英國吃了大虧，遠東方面的日本也蒙很大的不利。日本與德國的防共軸心從此瓦解，日本不能再與德意東西呼應，狼狽為奸了。蘇俄在歐洲既無德國的威脅，遠東的地位必可加強，此後將更強化它的遠東政策。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認清，蘇俄目前的外交政策是極力避免捲入戰爭漩渦，在本年三月第十八屆共產黨大會中，史達林曾指出了蘇俄外交的四個指導原則：（一）設法增進與各國之政治經濟關係；（二）不受戰爭煽動者之挑撥，極力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三）力謀赤軍及赤色艦隊之擴充強化；（四）設法法強化與世界各國勞動階級之聯繫。他們認為蘇俄本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應當退出一切資本國家的糾紛，資本國家爭奪愈多，蘇聯愈形穩定，正可乘機推行世界革命運動。俄國的這次與德妥協，對英報復雖係原因之一，避免牽入戰爭漩渦更佔重要。所以在遠東方面我們不能希望太奢，俄國武力制日的可能性很小，充其量不過是援華政策的強化而已。

最後就英國言：英俄同是援我抑日的國家，蘇德的訂約是否會影響到英國的援華政策？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固然相信張伯倫根據過去的經驗，應當知道日本對華的野心很大，東亞新秩序完全是一個排他獨佔的陰謀，英國為保障它在中國的利益計，決不可對日妥協讓步。不過鑒於目前的國際情勢，又不得不使我們作杞人之憂。第一，蘇德訂約後希特勒逼波登緊，英國無力東顧，是否會向日讓步？第二，日本若利用英俄之不睦，對英接近，改變其反英態度，英國是否上其圈套？第三，鑒於去年英日上海關稅協定的訂立，東京英日談判的妥協態度，英國是否認為目前更有妥協的必要？最近關於香港邊界臨時協定的謠言以及天津存銀問題解決的傳說很值得我們注意。

簡言之，蘇德協定的成立在遠東方面雖使日本受相當打擊。不過我們却也不可過份樂觀。第一是俄國雖可加強援我，恐未必能助我對日作戰。第二是日若轉而媚英，英法是否入其圈套？希望我們外交當局能乘機活動，加強日本外交的孤立化，使英俄法的遠東政策不致受影響，更設法促使美國為將約後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和蘇俄合作制日，且可防英國之軟化。

# 瀋湖的城鄉

林浦

## 霧的人

我們在常德的前後三天兩夜，街左街右差不多時刻碰到他，那位自稱爲「霧的人」。「有水嗎，有魚得哈！人住的地方，嘛子容不了人？我老子信你？……信雞巴！」每逢遭到玩弄，或是人們有意多看他幾眼時，像生命最高節奏的音符，沙沙地似乎對自己，也似乎對別人說過了這幾句刻板下來的話。

他，霧的人，天晴落雨，成年成月都處於沉鬱的日子裏。

對他，說是「人」，是一份額外非凡的榮譽。名份上是四隻脚爬路的左足，斬刀齊的斷到大腿，右手剩下兩根指頭，右腳裏出脚滑的踝骨，左肩胛下，還有五寸來長的軟肉球。黑色的臉蛋，梭形深凹下去的眼腔，裝滿濃黃的眼屎，血絲網裏着白眼珠。

關於他的職業鄉里：他不知道。

關於他的身世來歷：他不知道。

興趣：沒有。希望：沒有。由於健康上的限制，他沒有過去沒有將來地，每天習慣而準時地出現在各街頭巷尾。他一經過，坐臨沉水的商店，茶館，酒樓，家家立刻天翻地覆，不管熟識和不熟識的面孔，都起始活躍了，漲紅了亮光。

他右時興來，跟穿長衫的讀書人，講四書五經，物理，化學；和拉軍的論股勁臂力；跟吃糧家，忘了不願顯露自己職業的禁忌，他罵別人怎樣體面丟人，怎樣臨陣退却事後請功提勞講大話；而自己又是怎樣的勇敢，不怕死，在什麼地方去了腿，什麼地方丟手，最後又是怎樣地捐了活力和四肢。他說跟×××將軍，曾經同過事。中間二十幾行省中，沒有一省沒有塗抹過他的足跡。

「說來話長啦！」把大陸看做海洋，他神秘地用右手僅有的兩個指頭，按按頭額，指着自己：「我，我是大洋面，風颳起時，船隻最怕的霧！霧的人！」足足便是無際的雲天似的，梭形的眼腔，陰森而冷峻的，圓盤裏想中迷離的烟水……

聽講的人，都發覺受咀咒般的，失去原先興高采烈的味兒，不再好奇的問長問短，對這淪落他鄉的「霧的人」，往深處去發掘了。

他勝利地近於哭樣的笑了：「有水嗎，有魚得哈！……」陰險的露露牙。宛若斷足的螃蟹，又起始他在陸地上的爬行。

人們背着他悄聲說：「是人？是一個怪物！是姜太公坐下騎，一，二，三，四不像！」

我們聽着。想起幾日來足足抽過溼溼的道路；少睡眠的略微發紅的眼睛，對着面前的一杯冷茶水……

然而，時代不同了，我們是活潑而健壯的：

## 軍山舖

……在益陽車站，等長沙來的汽車，把大家扛完了的舖捲，繞到「軍山舖」，我們那天晚上的宿營地。

雨點大了。汽車沒有來，每人分到三小塊麵包，半頭鹹蘿蔔，一塊豆腐乾。團長鄭重的說：「這是諸位當兵的第一餐！特別的優待諸位了！」接着，除了每隊第四名留着行李，大家冒雨出發了。

雨裏的足步，一上一下，雨縫裏有花。四十里的距離，不算遠。但因爲初次的試足，草鞋磨得脚板起白泡，依行軍縱隊前進；而三百多人，零落的隊伍，拖下來，前後相去，有十里長。晚上集合調話時，團長幽默地說：「……像這樣，枯黃的落葉似的零碎碎，不說別的，只要一陣風，便不

知道把你們騙到這裏！……」大家忍不住笑。「聽到了！」的答應下以將來的行爲，來遮蓋自己的羞憤。

路上，山嶺矮矮的，阻止住人的腳步，路上行人，很稀少。樹的秃枝上，微露新芽。水田保留着過冬後的荒涼；播秧，踏種，要等到再過兩月後的陰歷三月完。土圍子繞起圍內的圩田，比公路高，比房子高。霧夾雨來，雨真的天下，有其朦朧與寂寞。迎風橋，現在遠離了汽車路，無法繁榮消瘦了自己了。如其在昔日呵，車馬騰集，「過路的，那個來了，那個在這裏住宿。」單飼馬的乾草料，近地吃光了，就得翻過幾個山頭去收買。……

莫問了。問到軍山舖此去的里程，賣炒鍋巴的老太婆會輕聲似的說：「再過幾個山屁股下……」是呵，那小地方還值得提起呀，只要想想「當年的迎風橋……」但「當年」遠了，怕慢慢眼前的客人，她站立處腳跟來揮揮掃帚角的煙灰：「老總們，這點上高首筆直去，一里多路。順左手邊，就是公路」。

過了幾過山的山屁股，下午六時一刻，我們摸黑兒找到軍山舖。

鄉下聽不起人馬衆多的。鹽，油，米，菜，都得跑到幾里外去採辦。潮濕土地上，攤開每人分得的鋪得頭來鋪不得尾去的乾稻草。涼水洗足，飽泡處，紅腫了，癢癢的。腳下像有幾千斤重的稱錘壓着似的，不得動彈。

七時晚飯。夜。風靜，雨停。山脚下，過早的蟲兒，不等夏天的來，在鳴着初春。

「我說，老王，明天一樣是雨天罷，天上沒有一顆星」。

「天上沒有一顆星，那麼，明天一定是天晴了！」

第一個當兵的夜晚，是興奮的夜晚。大家拖出幾條板榻，坐在這鄉鎮唯一大街的公路旁，看着天景，各以不同地域帶來的不同經驗，猜測天的陰晴；等候大隊部傳令兵傳達明日行軍程序底命令。

一羣小孩子，靠近我們的身邊來，明亮的眼珠子，磨洗陌生的臉孔。較小的幾位，食指斜掛嘴角，尾隨同伴的身後。要他們坐時，他們退遠了；當

我們談到別的事，不注意他們時，他們却又悄悄的集攏來。混熟過後，他們爬上我們的膝蓋，臉孔往上望着我們看天的面孔，白森森的小手指，觸摸我們的下頰：「老總，你……你的毛粗，整手咧！」

大家開朗地笑了：「哈！哈！小老總，你……」

他們的姊姊，媽媽，從各個窗戶探出頭來，看到這光景，派名兒叫他們回家。

他們抱怨的眼神，瞪視我們，伸小腿子，試溜落地。我們留住他們。他們留下了。

大家更親切地講故事，談笑話。他們中有幾位在學的，拍拍小肚子：「老總，我們讀過書呢！」說話時的語氣，活像挺能的指出：「你們不識字的，只好一輩子當老總！」他們說完，關心又憐惜地好意替我們開講「第一課」。以不純熟的手勢，幫忙說明「人手足」這代表具體的抽象字，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同時，耐心地給我們改正幾個在他們聽來認爲是不準確的發音。

「老總，我們教你讀書認字，你教我們唱軍歌！」不知是誰提醒了。

「教我們唱軍歌！」他們全體附和着。

一句歌子，跟着一句歌子。他們的口笑開了。「義勇軍進行曲」這支太多喉音的歌子，對孩子們不適合。我們把幾年前的「國民革命歌」，另裝了一些字眼進去合譜。「打倒日本，除漢奸，抗戰建國成功」便守住各自的崗位，圍繞夜的四野了……

雞叫二啼。「打倒日本！……」孩子們超過年齡上所應有的担負，過早地，灌入這歌聲於夜色猶四合的初春的清晨……

### 太子廟

颯雨風了，大地回春。過了早晨的濃霧，今天是一天太陽。

早上，孩子們放土製的爆竹，和着不忍捨的話語，歡送我們：「老總，再住一天，教會我們幾套歌子再走呀！」答應回頭來帶他們上戰場打鬼子。

他們才安心地讓我們上路。這裏本地人對大兵的印象很壞，前次過境的隊伍，吃用，住宿，全不給錢。我們來時，問起什麼，他們什麼都沒有。後來，好嘴跟他們說，先拿錢客氣地請他們代買東西，他們眉笑眼開地，掃地，倒茶，乾餅乾，白蘿蔔，樣式都齊全了。我們臨走的時候，他們手裏拿着國票，笑聲說：「老總們，不，學生們，真好，真好！」

真好。雨後的天，新鮮而蔚藍。直往西來的道路，加添了不少行路人。

「老總們，日子過得好？」

「好。大家好！雨水過後，驚雷脚地，來一兩陣雨點，花木都睜眼睜！」

「是呵！大家好！柿子接桃根，拿穩肥胖，賽過重來一回春呢！」

白豬，白牛，白家禽，漫散於春的田野裏。犁田莊稼人的前前後後，隨着「噠，噠」的口哨，和牛馬水鬮鬮的聲音裏，低飛着尋找食物的鴛鴦。

停「觀音寺」進午飯。

路頂，離到後××線的急行軍。他們步行到這兒，化了三個月了。赤足，紅紅臉孔，精神很飽滿。我們各閃在一邊，用正步走，來互相表示敬意。

夜宿太子廟。

我們這分隊的住宿處，極小。老板娘懇求我們：「老總們，修修好，往別家展一展籠。我們屋小人多……」停了一會兒，又指着手裏抱着的孩子說：「他爺回來，不好說話呢！」

「老板娘，方便方便點罷。我們過了今晚，明天一早就走！」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在這前後不到一百棟的土窗，土瓦，土屋子裏，一下子增加三百多人，草間，水枱枱，處處都住滿人了，叫我們往那邊展呢。

老板娘真可奈何的，答應下來。我們真可奈何地住下。

團長吩咐，走過路的脚，用涼水洗會抽筋。我們請老板娘燒好兩大缸熱水，囑忙着洗脚，男老板從田裏回來了。矜矜的臉孔，眼縫挑起的不高興樣

，大家看了都害怕。但他說起話來，卻很有分寸的。這不會是某種試驗中，一份表面的假？大家都在担心中……

房間的確太小。門縫不時吹進來陣陣尿臊味。小孩子斷斷續續的哭聲，半夜三更了，誰也無法睡熟。門外隱約有大吠聲，磨刀聲，夾雜着噠噠噠噠的人語。

「……他們……睡了嗎？……」

「……睡了！……你？……」女的回答。

「……漏……乾水……抓住……宰了他！……」這些不連貫的話，鬧着小孩的哭聲，打入我們的耳朵裏。到底是嚇子事呢？是快動手了？大家都擔心着，顫慄了。

枕邊人傳給枕邊人，傳下隊長的命令：有什麼事故發生，隊長馬上吹哨子，希望大家謹慎些；尤其靠門邊的隊員。

一分鐘過去了。大家警醒着。門外除了小孩的哭聲，沒有一點動靜。十分鐘過去了。大家警醒着。門外除了一兩聲狗吠，沒有半點動靜。

等等。等着時間的轉移。天光了。大隊部號兵吹着起床號。連隊員擦擦眼睛說：「幸虧有我把門！」

洗臉時，大家偷着帶着揩掉面的男老板，還是眼縫挑起的不高興樣。一副惴惴的臉孔！

那麼，昨天晚上怎樣不動手呢？是由於我們的嚴防？

吃早飯的時候，老板娘托出一盤香噴噴的鯉魚：「這是他爺昨晚田裏拿來的，新鮮呀，大家著箸請呀！」

我們解除了全部精神的武裝。連隊員悄聲說：「冤了！這東西害我昨天一夜沒有睡好覺！」

大家笑臉說：「多吃幾塊，不就够午了嗎！哈！哈！」

### 石門橋

依時日的次序排起來，我們經過的重要驛份有：長沙。湘陰。益陽。漢

壽。益陽，長沙穿過了縣城；湘陰，漢陽只是過境。由「太子廟」越「道江」，「道水」而西，男女衣著，在花綠綠的。十七八歲小姑娘，多半纏小脚。村莊的周圍很寬闊。語音中，多含母音，一個外鄉人聽來，嚙嚙嚙地覺得說得太快，跟不上耳兒。

路過「牛頭灘」。古渡頭畔，一泓彎彎的水流，繞着村子走去。青山，人影倒立水中。圍觀野裏，天邊無際森林，無際白霧，青紅萍池塘，魚出水面吐泡，換氣。草地上擺散蒲扇，臥，站，蹲，黃，白，灰，黑的牛羣，牛背上牧童唱着山歌。村南綠色的田野，冬天遠走了；一路，有春隨着我們春。但是慢着。「石門橋」，多出色的一個名兒呢。想像門對記憶的一座石門，塌下了，成橋。橋上過人，橋下過夕陽，過水，成「十」字。「十」字也有緣分。你該說，丹紅古字，不曉的是鄉下人嘴裏的他們遠祖的英勇行徑：睡和醒時一樣精靈，十里外取人頭顱如睜眼；一手舉千斤石磨，走了三里路來回，不許喘口粗氣，不變臉色。……

像鳥兒無心從遠方帶來一顆種子，培植樹蔭，你認爲凡故事都應該有個結局，這裏也應該有個歸結是不是？

慢着。十里外取人頭的，却於一夜朦朧的睡去，第二天找不到自己的頭顱了。「這個，信不信由你！」

鄉下人的口裏，這樣說。茶店說「善善」的老頭兒，也這樣說。但這裏的人是善良的，你別看屋子矮小，聽北方同伴說：「羊三牧，呂家橋，燕子飛過，都得拔根毛。爺兒們不在家，老娘們也不饒！」便疑神疑鬼的誤認是黑店，而提心吊胆減少了睡眠。

這裏，就是濕點，地面平靜呢，「晚上，客人，您舉着金子睡，也不礙事！」

「是！是！老板！今晚我可要好好的睡一覺了！」還餘日另有所指的，嚙嚙嘴，這樣說了。

人聲漸減。夜。遠遠的星光……

## 善卷村·春申墓

臨時鋪設的浮水橋，臨時拆掉讓路給過河的船隻。午二時過「滴水門」。

墳堆加多，常德城也近了。公路上紅黑土層中，拔出來的堅硬石塊，呼喚的鋒角，撐着足趾。甘蔗莖，瘦而矮，又不甜。豎豆半尺來高，一片青綠綠的，畢竟春天來了。春在莊稼人的田地裏。

據沅水南岸，常德城對面，是「善卷村」。川東口音的鄉巴佬，塗粉裸胸，穿行鄉下路的小脚婦人，幾株脫葉的楊樹，誰會想到這是施行理想和政治之君，物色其王業承繼者的營居地呢？人各有所執着。平凡裏常見高低。善卷先生樂於無聞天下，而終老是鄉。如其昇平盛世，深心裏自有他獨自的見地。現在，祖國受凌辱，我們要堅決地走完這段滿地荆棘的道路。……

帆船沉江。船停臨沉門。吊脚樓繞着炊烟暮靄，常德沐浴在夕陽裏。常德城小小一塊碟子，像四川的瀘州。本來是西南各省貨物出入口的匯集地，現在，因為戰事時日的延長，戰場的擴大，伸開長長的路，吸收各色各樣逃難來的外省人。住宅，有最新式的洋房，有低壓到頭上的平屋。日中爲市的趕集，排列在各大公司的門口。北平王麻子剪刀分店，小夥計說，麻子並不麻，推到最早最老的一家，也不是在前門大街。

「你去過北平沒有？」

「沒得去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你沒有去，你怎麼曉得咧？」

「我也想不到！」

想也想不到。沅水過了洞庭，和長江一道往東流的。北平在懷憶裏，在懷憶裏……

「百街門」拖東，沿大街偏左手，與「禮讓」，「退隱」有着可駭的意義，「府平街」頂，門口一口井的庭子裏，躺着虎視一世的春申君。

黃歇先生以獻愛姬而更得寵幸，也因愛姬而斷頭喪身。古今中外，個人

成敗決定了歷史紀錄中的爲英雄，爲盜賊，藍底四字冰冷的墓碑下，這南方的好客者，默默躬着已幾千年了。自己的雄心，應隨食客們的枯骨而枯瘦？他的「狐涉水，濡其尾」始易終難的譬喻，可是給幾千年後掉在泥潭中的我們的敵人，一個有意義的注腳。

夜，沐浴武陵池。和×××××鄰同宿縣立中學。

### 五梔子商

讓本地人「提不起興兒」的空襲警報，獨自「嘩，嘩」的響，又獨自停歇了。街上游蕩着閒散的人羣。

「從先，沒有鐵路火車，湖南的省縣，推常德是第一了。」實際上，只有「湘潭」能够並排兒算個數的這水碼頭，沅水，驛路縮緊着溟，黔，川。一切內地的農產品，手工業，茶，米，銀，鉛，油漆，布，棉，藥材，桐油都由這裏南下長沙，廣州，東出長江，上海。湖南最著名的湘繭，和東莞女兒香一樣，少女珍藏起暗易油粉的精品，也是在這兒先長沙而讓人購得的。淮水幫，寶慶幫，麻陽幫，桃源老二，他們可以爲買賣上的一點爭執，打得死去活來。死了，埋掉，採着原始性的報復方式，從不訴回訟，見見官。

而另一邊呢，久住的商家，四面八方接送客人，性子磨鍊得圓滑了。貼河堤高高的有蘇繩店，瓷店，粗紙店，零食店。給和尚穿的有袈裟。水來水去的有魚販。大商鋪圍拱門內，黑壓壓地擠滿女士。機械的手指，逡巡的在箕籬上尋找灰色的樹菓子，眼睛和腦袋疲乏的往下垂，樣子幾乎是睡着了。一位監工樣的老板，冷峻的眼珠子，圓車車滾上滾下在各隻沒有半點血色的手背上。口裏嚴厲地吆喝着：「怎的了？好吃懶作，我們的錢是土沙？不幹的給我滾！」柄頂鼻繩套在腕上，簾簾呼呼的，空中打圓圈，像天下盤桓飛着，左右尋找食物的鷹隼。

我們跨進門裏來，多了駝頸上的綁腿，腰間皮帶，身上的二尺八，他逆於本意的堆着笑臉，有禮貌地接待我們。

「老總們，請坐請坐，有什麼吩咐的？……」送過來銅製的水烟袋，一

盒上等的福建薄烟絲。

「我們來看看她們做的是什麼活計！」一位四川同伴乘機排出一副老練的神氣。

「是，是。她們是檢五梔子的。」謙卑地微微彎着腰幹。

「檢五梔子。我們四川也有。這幹麻子用場？」那位同伴問。

「用來做洋漆的。我們做好頭道油，裝桶運到廣東，上海，配到外洋。」

「它有什麼用處呢？」同伴們固執的問根尋底。

「去濕氣。鬆船底，塗飛機翅膀，呀，呀，不怕水浸雨淋。比桐油輕便耐久些咧，老總！」

「一天可以出產多少？」

「這，我不太明白，老總！」有更深的秘密怕發現似的，他忙拿板橙，給我們幾位站着的同伴，用話岔開：「老總們，請，請坐！」

「你們有多少女工？」站着的同伴問。

「一天前後，來來往往，有二百多人，」

「她們不是固定的工人？」

「不是，老總，她們是幫短工。」

「她們一天工資多少？」

「兩角錢。」

「你們管飯不管？」

他停了一停。「唔，唔，帶飯，帶的！」搓搓手，「我到裏頭篩杯茶，老總們潤潤喉！」這轉轉兒的逐客令，他說了，却不勸一勸。看看我們沒有想走的意思，他不得已轉入廂房取茶去了。

女工們睜開眼，悠悠地嘆氣：「死不要臉，吹牛皮！帶飯。帶他媽的麻皮。一天三頓，還不共吃自己？帶飯？」

老板出來了。手裏托着精巧的茶具。聽到女工們沉重的話柄，他楞一楞，又裝做若無其事地倒倒茶：「請，老總們，請茶！」鋒利的眼，溜溜女工

們無表情的臉蛋。……

送我們出來，回轉身去帶上破舊的掩門，籐條又呼呼的在空中打著圈子了：「通你娘的爛屎，瘋婆娘，……癩了……長長嘴舌撒話頭！老子怕？怕屁！……帶，帶飯……老子給個大雞巴吃吃！」他假麵中的粗野，露了原形。

### 濱江之城

這濱江的城市，如其在昇平盛世，叫八哥（流氓地痞的別名）歛迹。一年二季稻，兼種棉花，冬麥，和別的雜份，共負起「湖南熟，天下足」的謠語。做母親的，手中有活計，足踏搖籃，口裏哼着和生活貼近的仿仿歌（即搖籃歌），讓搖窩中的嬰孩，睡在如夢的歌聲裏，見風長大。等孩子會說，會走路，會哭，會笑，會坐堤岸上編歌兒，指罵抬轎坐轎的：「二個烏龜抬個狗！」母親便撒開手，到河邊幫丈夫弄扳船，捉魚。再回店來，活鮮鮮地稱斤論兩賣給客人，賺點銅錫，角子，買鹽油，添補一家的食用。過年過節，看街頂遊龍，河裏盪着的龍舟，綁兩根筷子在瓢瓜的柄子上，叫孩子們二人成對的托着，自己誠心誠意地跪下來：「瓢瓜姑姑，瓢瓜神，借您下來幫年成。」謙虛地許着願：「年成好，花皮襖，年成差，一枝花！」……

三四月水漲，城門上幾道圍板了，自己讓孩子們「騎頂馬」在一種沉鬱的空氣裏裝快樂：「去！去看水爺爺下海！」

下海，要在水上討吃，應該受水的家數。」年年排古佬（運木材下江的大木排）運幾十萬株剝淨皮的樹木下江去，木排一在洞庭湖露頭，就得燒香點紅燭，請靈王保護。不然的話，「靈王怒了，一番濃霧一番水，怕你找不到尸首呢！」說是有一次，一位法術高強的方士，在岳陽樓上吃酒，一時興來，忘了師父的叮嚀，和排古佬鬥起法來，只手往酒杯裏一指，湖上幾十萬株的樹木，就跟我皮來覆你蔭，頓時化得無影無蹤，跑回各所自來的山坳野地裏了。排古佬不慌不忙地上樓來，在方士的背上手一拍，嘴裏說：「我當做是那個，還是你喇！」便又悠閑地下樓來，駕他完整的木排了。方士吃驚一跳，酒力全醒了。「點血」正中要害，他跛着追下樓，請求木商的原諒解

救；但排古佬已去得無影無蹤了，只給茶房留清話，說是要命的，得早火籠裏，蒸個七天七夜晚。

方士回到家。依法把自己關籠裏蒸了六天六夜。籠子裏沒有半點消息，家內人急壞了，開一縫籠蓋，看個究竟。籠裏人慘叫一聲：「咖屁（完了）！咖屁！」快熬出肉來的血釘子，重又投入骨絡了。方士隨即出籠，神志清醒吩咐家人辦理自己的後事。

「這也算不得就怪得咧」，要在水邊生活，應知道水的禁忌。一年，有個外鄉人，觸犯「水爺爺」的怒，接七七四十九日火地斷人烟，處處是滔天的洪水。鬮子倒了流走牙田，常德城，清塊水面上上的小藤子，差半寸就下沉。德山孤峯嶺的高僧，把黑龍鎖龍潭裏，水才平息下來。但從此以後，若有人到龍潭一帶網魚的，便烏起天來暗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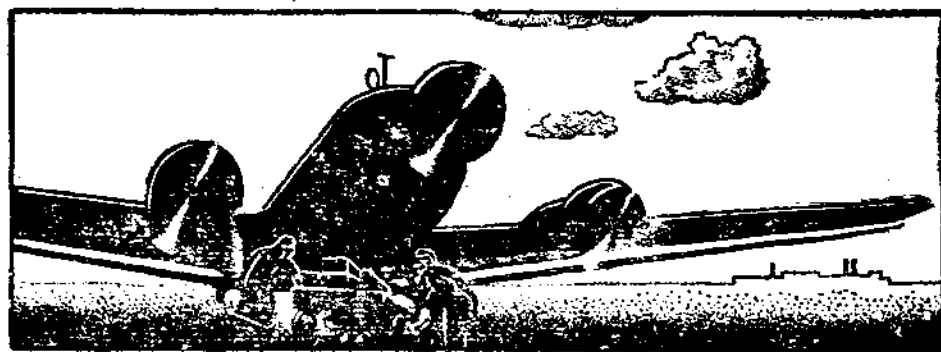
「老總！出門人！入門問俗；入境問禁！問這樣問那樣，要您家管嘴得？……」看我們再三再四問起「藝的人」，茶樓主人好意說出他的警告。

### 本期撰者

錢端升王迅中王愷愚三先生均在本刊歷有文章發表，用不着再介紹。林蒲先生在本卷第六期中曾和一帆先生合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這次又承他寫了一信長文，希望愛好文學者細讀。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昆明書畫街一六九號
總經售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五分 訂閱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尙義街三號